茗柯文外編

茗柯文外編卷上

茗柯文外編卷上

武進張惠言

景福宮賦代

寧壽之內有景福之宮焉粤若

聖祖應受多祜奉

坤輿於長樂立璇宮而鈇華渚錫嘉名以表瑞茂景秩以安念亦越

高宗休顯慶成曁皇極之斂敷協乾則於泰寧休徵既備耄念時勅乃葺寧壽亦暨景福昭純禧於五代推嘉應於好德爾其景福之爲宮也豐隆穹崇岩嶤崔巍結

基宇之固護峙游極而高持瀏濫鴻惝瓌瑋博敞流景燿之赫赩配紫微而作象故其規榘二儀沖陰和陽備物制度昭庸憲章長楹山竪以旅植棟桴虹亘而高驤棼橑狎獵以雲構欒栭離婁而箕張高甍迢遞以弁戴飛櫩岌業而翼翔重阿襲沓以龍騫反宇超忽而鳥頫形采藻飾焜麗將皇綺發組絢葩華柎光納朝曦以霞爛激夕影而電飈既雕刻之不侈亦儀度之可詳窗軒方開周達洞啟波黎延朗通表達裏爾乃列后象岳透迤嶢崢靈木秀植芝房挺生周以丹草羅以瓊英芬芳春敷翕習秋榮觀四氣之變化驗時物之生成回羣象

於寸眸甄大造於方庭於是六合時雍九有攸序
聖皇孜孜靡怠勤恤庶政而求民豫義公卿大夫庶士
三揖於乾清之宮陳典謨考律度萬幾既理朝儀既具
乃降雕輦回玉鑾爰豫爰遊以考以觀覽庶物之咸若
娛天情以盤桓是以福祉總集嘉祥畢備靈貺之美
報得四海之至歡括肅慎之楛矢組西王之玉環然而
聖上猶乾乾祇祇夙夜不遑襲松雲之榛牖見
堯舜於羹牆於是乎三事常伯鴻生鉅儒或進而稱曰
皆我
先皇帝之記景福也申逃天命錫福之原在於敬天變

民勤政親賢昭示後世勿怠勿窳惟我
聖皇顧諟昭假日暘曰雨天符炳章我則勿斁斯乃伊
耆氏所以則天也蠲租貸賦
湛恩旁洋一夫不獲若納於隍斯乃姬文所以惠鮮也
飭吏治求直言稽古憲典綱周目完同符成周立政董
官根荄拔嘉生崇　山採林周行是庸方諸重華闢門
達聰若然則道罔隆而不就業罔圖而不臻重熙景鑠
統和天人雖古之定天保樂既醉何以尚茲五福五代
垂億萬葉而允緜也豈不盛哉遂詩之曰於皇時清世
有

聖皇天集厥命申之休祥休祥維何本支百世一堂五
代景福同紀上天之絳旭卉有徵
聖皇茂對其艱其承維福集
聖維
聖先天侍臣作歌以揆萬年

合聽則聖賦 以先民有言詢於芻蕘爲韻

蓋惟

聖皇首出庶物闡坤握乾橐宙合以繩準陶萬化于鈞甄信思睿以作聖必人情以爲田四門既闢參漏是宣謨維颺拜風以臚傳孰市言之爲鄙實

清問所必先崇峻嶽以基壤開滄波而受川稽往篇于管氏發餘論于君臣謂湯武之隆懿猶下聽于齊民民言則愚民志則神得失互濟可否相循聽不以耳而以意合不于類而于倫雖愚夫之自臆與聖者而爲鄰原夫民也者品庶毎生宕冥自蔀見不出于米鹽知不齊

于瓶甀維各抒其湮鬱詠無擇于好莠等唱喁于物籟待壎篪于天牖五方不一其殊嗜六律難調夫衆口苟別聽而偏徇猶道謀而株守縱千慮而一得豈左宜而右有若乃大知鑒物好察邇言達四聰于垂旒納五氣于臨軒會之以大化之宇歸之以皇極之門宅之以禮義之府和之以道德之藩譬五金在沙而納昆吾之冶百潦含垢而注崑崙之源斯其聽之也博而其合之也渾論雖采于輿誦道實成于一尊于是民喦得民風陳民情達民隱申定國是之猶豫決廷策之逡巡令先甲而如水物由庚而共春信我猷之遠告儆彥聖之爰詢

殊嚮言之可棄異蓬問之不賓何愚智之懸絕乃同獨之非鈞是知端神于兩筮妙于初理同于合聽集于虛既無乖于好惡乃弗辨于咎譽是有從于箕畢鍇取厲夫璠璵故歸聖于上而君弗有歸聖于下而民弗居惟以情繫情而允協斯以聖成聖而相於況乎帝民皞皞皇世于于不識知以順則無偏黨而旋樞聽之則謠輿于壤合之而尊酌于衢然而聖人方扣音于寂察響于無表華乎于交木懼金玉于生芻蓋聽存乎巷議之外合卽爲宥密之符是以一人不自有其聖而萬物乃退處于愚則維我

皇上文思是則禮樂爲昭萃遹者飫其聲律企逖者動

若風簫顧乃孜孜焉旌直議覽風謠慮怨咨于祁暑廣

學問于芻蕘于以靖民度于虢豕齊物論于鳴蜩斯

至聖之神化不啻鑄舜而陶堯者哉

周生字說 代

周生愷字愷道恒字信道余告之曰夫愷者得非樂之謂耶恒者得非久之謂耶傳曰有德則樂樂則能久樂與久者成德之效非入道之方也夫苟不得其所從入而胡以愷之而信之哉乃更愷字曰仲禮恒曰叔貧凡耳目口鼻四支之欲接於吾者皆可樂樂接於外則姚佚變慹慼愠恐悲之故環動于內故凡世之所謂樂者皆適足以自苦其心者也君子則不然昝者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彼其所樂者克己復禮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自常人視之其苦至

甚然而顏子樂之者節文順于外性道安于內也故禮者因人情而逆爲制及其至也獲人情之大常非特心耳目口鼻四支皆樂焉是故謂之大順故君子由禮則終身行不危其心傳曰禮以强敎之禮者人之至敎道在勉强而已此之謂也天下不動之物不可以久轂久則蠹器久則敝水久而不流則汙山久無行焉則蔵天地日月所以能久者以其動也故曰不息則久雖然夫動者君子之所愼也在易之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說者曰君子謂乾三也乾坤交而三不變故立不易方其在乾曰君子以自强不息說者曰君子謂三也當乾之

革與時偕行故自强不息由此觀之不息而能久德無

盛於乾三者其爻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厲

者敬而危之之辭也乾至三而泰一泰一否若晨之在

晝不可以久故君子敬而危之孔子曰知至至之可與

幾也言日新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言守道也故曰

雖危无咎此三所以不息而久於其道者也然則厲而

後能不息不息而後可以恒進德修業其本如此吾謂

愷謹于外以和其內如室之有垣焉勿隘勿庳其可以

保也視其所以充之者而已謂恒持于本以達其末如

木之有根焉勿拔勿戕其可以植也視其所以培之者

而已

無倦齋銘 代

古之爲治本末有紀旣克厥成唯倦之戒今之爲治事殊古然始也謹爾終則肆焉孰揆其初而斁其繼進而不舍與古爲比人之有心曷云其渝刻銘座旁以謹昏媮

富陽縣修志書告代

方志者古者土訓誦訓所以考方慝詔地求爾雅之士咨於故實以惇勸明行用咸和庶政也是以

國家立之著于憲典富陽亦通邑也百二十餘年邑志不具政事興革之紀賢人士君子孝子弟弟貞婦之行無所考此長吏之過亦邑中搢紳者之責也某以虛乏來尹是邦顧唯闕遺弗敢暇逸咨於耇長僉惟某同其有守故記博舊聞者具以告某某將衷擇焉惟是公出之費所以給筆札絫餼不敢私願與縣之樂義惇行者同之輒捐俸以為倡來者書於左方

志例

郡縣志之體當用史法不當倣郡國圖經葢國家政治禮樂度法賢臣良士之行具在國史圖經者特史中地理之一門其所詳者山川國邑廣袤道里土地所宜出如此而已又以其餘旁及今古之蹟人民故族以供詞人學士攟摭稗槩故其辭取簡而嚴體固然也郡縣之志義在蒐討掌故褒揚哲義葢古者外史之流特其體書美而不書惡識大而不遺小至于斟酌故訓推見至隱行善而備敗其歸一也近世爲志不明此義于山川則侈景物而原委反畧于人物

則錄支節而綱目不具于蓺文則摭題詠而著錄不載于政事與革民俗之大則多所鈌畧而不周豈國家所以辨地會考文獻以潤澤政治之意哉余與富陽父老修輯志書爰訂正舊例之所不合者條具如左

表志紀傳文家之例非史專名此法不具不可以載事舊志例無篇第隨事瑣顓非文體也今定圖志表傳爲四目別爲第焉

舊志有圖七今存五卷全縣圖第一縣治圖第二儒學圖第三官廨圖第四堰壩圖第五圖後空各附以

考縣境當圖山川朱界鄉圖之分不得混標祠廟古蹟之名考詳各鄉里到之數縣治當圖坊邑街巷考詳其數儒學官廨屋舍之數具于考與建始末則入志中　八景圖俚俗無據星野無庸具圖並删去

疆土風俗相因乃具班固地理志其著也定風土志第一

城池學舍官廨舊志亦有類次之爲營建志第二

山有脈絡水有源流地利溝洫于是取則舊志惟標名勝失其要矣今以形勢道里爲敘作山川志第三

古蹟見于山川隨時附載不另爲篇

土貢因于物產治之大者宜自爲篇作方貢志第四
賦役規條舊志畧具稅課驛傳其事雖簡然民生利
病之大者不可不詳舊以關稅附見賦役而郵驛規
制缺如今定賦役志第五關郵志第六
倉儲者民生之本邑有常平社倉今常平存而社倉
久廢爲治者所宜究心作倉儲志第七
祠宇寺觀舊志所詳次諸秩祠作祠廟志第八
祥異關政治之得失宜次比之作五行志第九
邑之文儒有所著述表列目錄著其大恉附以金石
文字爲藝文志第十　舊志所輯題咏之作例當全

刪今別爲一編存之附于志後
長吏之官茲土者邑士之仕宦者爲表書之職官表
第一仕宦表第二
誌人物當作傳專傳合傳各隨其人惟孝義隱逸文
學方伎列女釋道名宦流寓或分類標目舊志所列
經濟潛德等部概所不取

雁黃殘槀序 代

余㓜好詞章長眈山水壹黃山之勝屏弃人事嘯歌其中於玆二十餘年矣顧嘗以爲此山之在天地緼育祕怪自鴻蒙以至李唐遊屐始至迄今又千有餘年雖僊靈棲眞呼吸升降古有聞者其於淸淑之氣所鬱積怪未有好奇尚異之士跳踔天地排界日月以追其意之所趨者又未聞有能文章者託焉奇詭跳盪以與山水相雄長以余求之于今意者巖穴杳邃怳忽絕滅余尚有未見者耶抑其人遺世外名雖見之不可得而識雖識之不可得而讀其文者耶閒于寺僧中得雁黃詩刻

本一冊題曰江城嘐雪大涵著而不知其何許人其詩跌宕放縱往往出于懷抱感慨不苟爲方外言其于黃山之奇能寫之于性情而發之于筆余讀之恍然如得余向所慕誦者其後徧搜古寺敗簏中復得數卷然後知爲華亭僧嘐雪其號好雁宕及黃山故又號雁黃其來黃山在康熙閒居二十餘年乃去詩刻于海寧之相國寺然余訪求其集卒不可得而近今之言詩亦莫知有雁黃者嗚呼以雁黃之于黃山與雁黃之詩之奇其去今未百年之近而泯滅散佚若此然則千餘年來好奇尚異能文章之士棲心此域不幸而無聞於茲者又

豈少哉則又疑山靈之愛惜珍祕而不欲洩露然則後之好事者將何遴焉余故比次所得編爲一帙凡若干卷爲雁黃殘稾序而藏之續有得者將次其後云

吳興施氏家譜序 代

家譜者原蓋出于古者公卿大夫士家必有史生子三月妻以子見父父名之宰徧告名于族史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藏之蓋于宗子之家也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一藏閭府一獻州史藏諸州府死生登下之孟冬祀司民上于天府小史辨其昭穆之繫以爲世本其庶人工商男女生死不次于小史亦各以名登于州鄉也大夫以上生有爵死有謚太祝則爲之作誄誄者纍列其生平行事以厥謚者也故其子孫將葬既卜期則以易名請漢以後或自表陳行述謂之行狀上于

太史碑表碣志由此作也人臣功次六等銘于王之太常司勳掌之而又子其子孫自銘其彝器傳諸宗廟賢士大夫令孫順子世守先祖之美肅恭前烈無怠其章故尼山系本姓之解范句希不朽之列故國負其紀家副其藏族世是以不溷三姓有序而四民有處燦氏以擇其世家人以兆其域周衰史官失職世本之紀終於六國秦燔春秋譜牒亦燼搢紳不識所出故舊皂隸迭相侵冒自學士不能別氏姓其時通人碩儒司馬遷揚雄班固之徒著書自敘遠述世德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斯固士君子所以追遠反始也東漢之季名氏

相高六代中正以爲進退當此之時家譜始作唐時尤盛元和中詔宰相作姓纂每加爵邑則令閱視而唐史表宰相多敢私譜之文或煩誕妄不經罔可傳信學者難言夫譜有三統一曰尊祖傳曰君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爲氏氏則君賜之必賜之氏者所以表族使有統系也其非君賜不得自爲氏所以嚴統也是曰別子爲祖其庶姓若徙他邦爲大夫者則其子孫祖之或賜族也有官族有邑族唯君所賜而繫之以姓以別昏姻以序昭穆以辨嫌疑以定親疏遠邇之序二曰敬宗傳曰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是

謂大宗宗其繼高祖者是謂小宗小宗者高祖之適也自高祖以下宗之五世則遷故小宗有四而大宗一大宗者族人祭則告冠昏之事省爲大夫有賜則以歸也雖去國三世猶反告于宗後不敢專祖也其小宗之支于其小宗如其于大宗大宗死族人爲之齊衰三月勿敢降宗也者尊也與祖爲體以尊祖故尊宗此以下治子孫三日收族禮繼別之宗得立別子之廟爲大祖不遷宗子與族食族燕世降也而弗殊五世爲族以五爲九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服屬單矣猶親之也親相養爲相服世相祭宗相恤嘉會相慶喪相哭也故曰

宗以族得民是故水木之本非譜不明支嫡之紀非譜不敘孝友任穆之義非譜不增厥思族之敬恭者以祖澤相訓也惰窳者有所愧而懲矣易曰食舊德貞是謂三善三善不立則三弊興原系不審苟託名望是謂誣祖世紀乖舛派縷無列是謂疵宗美惡不實褒稱失倫是謂偷族善之與弊其端少離其末千里可無慎歟施氏吳興望族也其先出魯惠公以字爲族具見世本臨濮侯以聖門弟子故施氏六藝傳其家其家譜做作于宋閱數百年某者余門下士也學京師攜之來校正舊義例之未善者定爲若干卷余嘉其不戕于俗之所爲

而志于古賢士大夫合族之遺意也故具以所聞者語之遂著之簡端亦使後之人考覽焉

贈楊子掞序代

某曩在京師與子掞共學於張先生先生數言子掞可與適道先生既歸而某與子掞交益親愈悉其性情志氣相砥以學問然子掞嘗自言自吾聞仁義之說心好焉既讀書則思自進于文詞然欲竟其業則若有鬼神異物陰來敗之于爲人也亦然其使吾忽然而生不肖之心乖沴之氣類有迫之者如何耶某謂子掞人之生一心而能與萬物抗者志是也志苟定矣其於憂戚忻樂之生如四時寒暑之代序曾何以滑於中子掞之患雖不能平其心理其氣以自進于仁義之路過此非子

揆所患也子揆則以某言爲然未一年余別子揆而南其冬子揆奉其太夫人命就婚湖北過訪某于富陽先生在焉閒以子揆之所患某之所以開子揆者質之先生先生欣然喜謂二子者之言近於道也先生乃言曰義利者人心之所兩有也君子之爲義有時而利皆以義取之小人之爲利有時而義皆以利要之主其所從入則後起者爲客此君子小人所以百變而不淆也人之心閒而無所事不能無思閒而有思則怠傲姚佚之慮十常八九故君子居則有習息則有游常以其心委之聖賢之訓使不失所倚則成之若性然至事勢之交

於前而鰓鰓然方將平其心理其氣是非樊然而胡以相撐況能自勝耶夫君子出其言則思文其行日爲君子之言而欲爲小人之事其情將有所愧赧而不敢故文辭非君子所尚也及其求道則文辭之功亦不可廢也又曰禮者情之檢也敬者志之門也勤者氣之將也改過者德之地也君子行此四者則幾於道矣某旣得聞此言也退而識之書以贈子撥且以自警焉

江寧戴氏祠堂壁記代

古者公卿大夫士有宗法以族屬其子孫民各世其業安其禮雖去國三世吉凶之問皆反告故其服習舊德也深其相繫也固用能保世以滋大先王之澤既息民始離散分析兄弟親戚或掉臂而不能顧搢紳之世高曾之名氏不能舉者往往而是也于今之俗有能敦念祖考敬襲祭祀以裒敓其族人者在江以南唯徽州之風爲多以余所知其民有族譜世之墳墓者其居多聚族族必有宗祠歲時之祭饋獻之儀往往有古禮其支分徙他處者亦愼行其故俗葢其地僻其土瘠無兵燹

之禍無靡華之產其民纖儉敦本先儒程子朱子之敎澤猶有存者然必有好善之士施德於一鄉躬飭行義以訓于子孫亦世有繼之故其傳之久者其積也必厚理固然也戴氏徽州休寧之望也明初有萬二萬三者賈江淮閒萬三定居揚州而萬二居應天應天今之江寧府也揚州之戴在明世世衰入本朝益落流轉而居江西之大庾再傳而太僕第元起其家太僕之弟今京畿御史均元及太僕之子編修心亨今庶子衢亨並時以科第顯爲世閒家而江寧之戴缺二字時有谷安者以家財三賑七縣之饑賜冠帶號義民祠賢良其後宏治

中有睿者九世同居賜太常博士旌義門其孫十三支至今數千人蔚然與休寧大庾爲三望雖未得顯仕爲善之報何其長也余之舉于鄉出庶子門下坤五者江寧之裔於庶子爲子行歲甲辰余從庶子于山西學政官舍識其人敦厚明敏爲庶子所器今年余宰富陽坤五過余因得盡聞其世德坤五請余記之曰將爲訓於族人余謂坤五君之祖爲善於鄉丕顯有耀以蕃其子孫君能稱述先德式訓於後用嗣前載可謂反本泝源知德之要者也江寧之族世昌世顯吾於坤五焉卜之

遂書以爲江寧戴氏祠堂壁記

高氏義冢記代

昔者先王之民生有所養死有所葬然蜡氏掌除道路之殯孟春之令掩骼埋胔何者弔天災發人義儆救政也維富陽瀕浙江下流循江諸山暴水時出當其所激汙棺漂屍汨乎隨流經富陽之城而東則委大壚若脫笥焉在乾隆某年某縣水知縣某募人並江以須收棺若屍瘞之東郊後幾年徽州之祁門水知縣某亦如之所收逾多於是縣人高氏又其私地之在東郊者以爲義冢今年余來尹是縣夏五月水發衢州令曰無怙災無棄善縣之士民踴躍奔趨凡幾日得若干柩死人若

于棺之并瘞於高氏之義冢余既嘉縣人之好義死者之幸弗委骨而義冢無標揭懼後失其故且無繼也迺伐石而記之後有來者得以勸焉凡義冢東西若干步南北若干步已葬者若干步凡若干冢高氏名某字某

康母孫太夫人六十壽序

嘗讀易漸之上九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解之者曰漸女卦也上高位也順艮之言謹巽之命履坎之道據离之耀婦德旣成母敎又明有德而可受有儀而可象故曰其羽可用爲儀聖人繫易明婦道之爲儀而詩曰無非無儀者何哉婦人之事在閨門日用之細而其效在父子昆弟之閒其事細故不敢以善自見家人之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饋是也其效鉅故觀其澤之所漸有以知其內德之茂而以昌其世隨之九五曰孚於嘉是也漸之貞山也其悔風也風行而著乎山故曰女歸

坎夫也離婦也艮子也巽母也上之應三也爲夫爲子其卦四也爲母爲妻夫正而婦順子成而母從鳥之有羽也從乎其翼而翼非羽弗飛也婦之爲道也從乎夫從乎子而夫非婦弗成子非母弗訓也艮爲陸離爲鳥故曰鴻漸於陸居鳥上而上乎風故曰其羽可用爲儀言其家人則之而世又謌詠之也康母孫太夫人以名家女歸少司馬莪園先生事姑以孝相夫以禮持家以儉御下以仁信乎其順而謹也撫其所生以及其猶子孌之鈞教之鈞焉以有成信乎其能適而明也太夫人從司馬官江南惠言未獲拜于其堂然數與其諸子遊

觀其亮直恂謹動有禮法固莪園先生之家訓而兼於
太夫人者尤深澤既型矣世既昌矣然則太夫人之爲
儀其明著大效矣哉古者國史傳列女以著閫則成王
道也後世不察以才華奇節當之而庸德不及焉夫才
華奇節詩人之所爲儀庸德者易之所謂儀也若褒顯
婦德毋教如太夫人者以垂陰教振世範其庶幾乎十
一月日爲太夫人六十壽辰年家諸子謀所以介觴惠
言爲說易之爲儀者序之夫稱誦名德以厲世翼教吾
黨之責也若夫尋常祝嘏之頌介福之辭非所以聞於
太夫人也

徐簡齋壽序

曩鄭先生夢楊爲余言乾隆乙巳丙午常州大饑太守金公勸富民出粟以賑設局於東門之外擇邑中賢者董之一時搢紳士民無不竭力助太守養百姓而簡齋徐君爲賢君東鄉呂墅人徐氏聚族居以百數其貧待賑者君鄉長既冊報君取公冊自出貲私給之如數並及莊南李氏數十家李氏徐世姻也局日與饑者粥人一盂食者不飽君糾同志糜麥屑益之人藉以活先是夏六月不雨君輒赴荆溪山中購薪積數百萬束或問何爲歟曰陰雨而徹桑土豈有及耶已而賑局設薪苦乏

皆資於君人多君之仁而服君見事之豫也俄而君遘疾殆甚痛夢中恒喃喃語時嗟歎聽之皆與饑民問訊聲也一夕夢神語之曰爾有隱德當延算第無憂疾痞而釋然病良已余聞而悚然因果之說儒者所不道而積善獲福之理則天道之可信者夫爲善者苟有果報之說於其胸中則其爲善也必不誠苟誠矣必不求其報而其善氣之所涵煦自有以引其澤於子孫而況其身乎君之得福於神非怪也理也以是心慕君恨未得識嘉慶辛酉冬見君子世楠於京師文而有容溫溫儒者氣人咸謂君有子將昌其門則余曩者之言爲不妄

矣世楠言君遊山左時聞父疾不及束裝晝夜步行百餘里八日而抵家父適思乾脯君急供之已不能食自是見脯輒泣下遂不御肉至今數十年君年五十後盡擯塵務手校敬信錄輯最樂新編刻之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悌推其心惟恐一日之善不及於人而援於我者一人之不化於善則其心引以爲大歉也夫以因果而爲善豈君子所弗許哉然而所以辨其誠不誠者無他焉不變其親而變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樂人善而自多其功者謂之悖施故君之生平施予事甚多而余獨於世楠此言知君之能誠於中也世楠又言君之配葉

夫人孝於其姑姑嘗折傷右肱盥嗽唾涕撫摩抑搔夫人以身體之無不如志夜不交睫者數月姑中夜偶寤思起甫轉側夫人之手已承肩背矣姑忻然曰乃如是耶每一飯必怡顏曰吾飲食無嗜好惟新婦所進覺不僅悅我口也蓋君之善行於家而有以成之又如是於是世楠曰明年壬戌吾父年七十有一而吾母七十三正月六日及二月五日爲其生辰欲乞子一言爲壽可乎余以爲古之爲壽者主於稱德勸美以介純嘏已耳不必其在生日也而況必於十年之期乎唐人之慶開秩也恆以十一之歲予之親又適當其時余其可以無

言雖然夫稱人之德頌人之美將以發潛德爲世勸也
夫構浮說以祝其人之永年而其言無所立者余弗敢
道也故述曩所聞及所論於君者以序之世稱以吾言
壽其親其亦有當於君之爲善之意乎

茗柯文外編卷下

公祭湯松齋文

公祭湯太夫人文

茗柯文外編　卷下

武進張惠言

經師誠傳　代

邑有老儒師曰經綸字師誠自號拙漁其先河南人遷儀徵九世矣祖宏錫早卒祖母呂有苦節事在縣志父曰文恭師誠習舉子業喜爲羅萬藻之文補學生員屢試高等督學使者李公因培察其文行尤異優貢之是時師誠請假歲科試皆未與人多李公能得人師誠幼則知孝嘗刲股肉以療其祖母疾事父母曲謹誠篤父得痺疾晝夜侍養數年不衰家貧教授鄉里以奉親未

嘗廢左右其貢成均會父卒服闋一至京師赴考選甫
畢忽心動急束裝歸則其母疽發背甚殆顧見師誠喜
遂差師誠自此奉母以居有勸之仕進者答曰吾奚貧
而養耶凡十七年母卒而師誠老矣性狷絜不妄取雖
從學者以厚幣延致度非其人弗應也饘粥不繼充然
有自得之色竟以貧困終性喜酒飲數后不亂酒間談
經史亹亹益可聽言必信行必果邑之人知與不知咸
謂經先生正人嘗出遇鬬者於途愕然視曰先生至耶
竟解去師誠有二弟性皆戾師誠遇之怡怡卒不入于
咎君子是以知師誠之德有于中也年七十九卒葬城

東五里王家塋無子其弟有二子比師誠之卒相繼歿
經氏無後焉
論曰古者祿以代耕故家貧親老而不仕比之不孝師
誠以養故不敢謀仕士之處貧豈不難于古人哉然師
誠以諸生行義見重於鄉里父母兄弟閒有足稱者師
誠有詩文集曰聊且稿曰寸蚓吟所著曰蠹餘集不能
工其可傳者固不在此

分宜張氏二節婦傳 代

國家歲

詔禮官旌表節婦凡年未三十而夫亡守節及三十年者州縣申於巡撫巡撫上其事禮部歲十有二月禮部覆議以聞

許建坊表其門而祠之其縣天下上節婦名者大省常數百人次亦百餘人嗚呼何其盛也豈非平治日久禮教興起風俗茂美之效歟然其不及於例而不與於旌與其例得旌而子孫貧弱不能自于有司以致泯滅者又豈少哉夫婦人女子非讀書識大義而能忍茹荼蓼

以成其節類至性使然豈以榮此名哉然以國家褒揚幽行之典而有不幸而不得與數十年之後其名與事俱殁此有司之所無如何而賢士大夫有文之士所不宜忽也門下生比部員外郎分宜楊曰鯤爲余言同邑張氏二婦節至苦而未得旌請余文其事故作張氏二

節婦傳

節婦袁氏父曰士超夫曰張尚鉦生子女各一人而尚鉦死婦年三十撫其子成立矣而又早死則撫其孫孫又早死撫其曾孫曾孫又死婦及撫元孫焉嘉慶二年節婦卒年九十五守節六十六年女適國學監生趙廷

來數月寡亦守節得旌焉

節婦袁氏父曰際超夫曰張宗松張氏世居里曰泗水明有刑部侍郎承詔尚鈺六世祖也宗松于尚鈺爲某行際超爲車頭之袁士超爲埭頭之袁不同族節婦年十六歸張氏生一子年二十而宗松死有祖姑婦孝養之而撫其孤以長以學能文試童子而早死而娶亦輒死遺一子婦復撫之今年五十守節三十一年矣

論曰婦之守節成其身冝其能事舅姑育其子以立則功于其家若尚鈺之婦其存亾乃繫四世宗松之婦上以養祖姑而下鞠其孫嗚呼兩婦之于兩家顧不重歟

封中憲大夫大理寺寺副吳君墓誌銘 代

君諱之駿字璐驂自號損齋姓吳氏世爲歙之豐南人豐南之吳祖唐宣議郎光是爲左臺御史少微之九世孫光二十六世至國子監生懸中君曾祖也江都學生趙範祖也考曰爾袞贈中憲大夫配程恭人生二子而君爲仲君幼穎悟讀書所見成誦爲制舉時文下筆風發士林器之年十五喪贈公二十而兄亦卒家饒於財懼先業之墮也遂棄舉子業理生產內外井井其治財務守法而任人畫一不假借愚智皆盡其用以故家益振君既善殖財尤好散之鄉里之惠無不倡鰥疾窮困

之戚疏無不恤橋梁道路之所由而隤壞者無不治既與其族人置義田又將謀立義塾未及而卒年七十有八配同邑潭渡黃氏生子荃生

誥授中憲大夫大理寺寺副改授部正郎封君如其官配爲恭人女子子二人適汪氏程氏孫一人曰瑞欽曾孫二人元孫三人瑞欽余之姊壻也君之卒以乾隆十四年月日黃恭人先君卒八年年七十爲乾隆六年月日其後幾十年荃生卒于是嘉慶年月日瑞欽奉君及恭人之柩合葬於富丁山之阡而以狀來請銘君與先大夫未嘗相識聞先大夫之行高之求余姊爲瑞欽婦

是時君之宗鼎盛而先大夫未第或笑其非耦君求之益堅追余姊之歸君已先卒君之子每見先大夫未嘗不俯首感慨道先人之雅慕平居不能去于口嗚呼君之所以交于先大夫而君之子所以不忘其先人豈非古人所謂好善若不及者哉然則先大夫之於君亦可知已矣此余於瑞欽之請而不敢以辭也君晚病目不能見物而神明不衰嘗以手揣人穫知其美惡高下不失絲忽人以爲奇銘曰

才不施家之承德不賷後之憑澤不抱世既稱銘之不銘後其徵

富陽縣祭先蠶祝文代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

先蠶之神曰穀雨至矣維桑之猗猗蠶將育也厥歲載

登民奉公輸給私服也匪民之成繄神之靈降嘉福也

古有躬桑自上下下遍民牧也今長百里壇祀不給胡

神事之肅也迺絜牲酒侑嘉穀也卜日戒虔申禱祝也

幸神休之豐誠告也我桑孔庶蠶盈蔟也家有繅盆戶

機軸也令與斯民拜神祿也尚饗

富陽縣賽蠶祝文代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致祭於黃帝之靈曰維帝鑒儀垂衣賞厥冉服粤迺嫘於元妃是與絲紅以裹我杲事俾萬禩之宙永有攸被今程繭畢效有夏之秋共惟帝休是賁是服用敢祗率憲典薦茲歲事以拜帝成以啟嗣歲之穀尚饗

祭史乙山文 代

古稱德人亦曰載釆其施及物是謂令望在國及國在家及家厥施不窮德乃不暇公家北來始自君考欒欒棘人謀葬於道父以孝免子以孝成克家之始宅兆是營遂愀前規遂嗣先志報本追遠上及百世乃新祠宇輪奐其崇乃展邱壙馬鬣其封爲之經產以贍祭祀爲之儀式以肅追繼小宗之支一祖有八南暌北遷罔或攸括父曰鳩鳩聿來于于買田以振買宅以廬處則有賴出爲秀髦食公之德儀問是昭旁逮六親姻族之黨朋儕交遊禮接義往孰飢不餔孰冬不衲孰吉不將孰

凶不萓孰子無親孰難無謀孰履而危孰茹而憂需不
恃依响不待附因心則仁先謁而豫蘇枯潤荄决江溉
河人集于蓼若已是瘥餘恩所屆有惠罔遺寒求以衣
饑求以糜暴爾孰室病爾孰藥及爾葬埋枯骨攸若凡
公所爲匪直也仁知及宜措信勇則均不貲寸緡亦殖
其算約取博施薄積厚散中年始學乃蔚其文一發而
轂藝林播芬我觀公才足辦艱鉅位不偶德孰嗇其遇
如何昊穹復靳其年天道右善公胡不延桑梓奚式孤
寡疇依里巷相弔親知内摧維公嗣哲永世克紹文孫
繩繩兹迪彝教推公所施以澤于民公所未用後將大

申人誰不死公死而思德成譽終其奚有悲淸酒一尊
生芻一束播公遺徽以永遐躅尚饗

祭蔣觀察文代

葦楊之門世有肄勤猗維我公如璞啟琨有儀其淵有範其温爰初昧道乃經乃墳謂督勤勞比其諸昆曰材克家曰德濟世乃典侯社乃省邦事五最邑計三考州試守于四邦我政則理晉之崇階觀察是使苂苂大河苞絡冀豫泄厓潦鞫以潰以輸漫漫儀考地泐匪虖支疏鲧引若指調股公鳩兹功載事在許具告百姓畚鍤華舉汝力汝勤汝奠汝撫民以大和功用時敘亦維沙津伊洛之阻時和告溢湍悵伊緒分此謙民魚鼈是伍公時挺身攸集攸御馮夷蛟鼉竄跕縮沮東尋川涂有

截其泞公在懷慶受命大府南堤之功爾拮爾据公尅其成若契斯舉青龍載寧防爽罔虞公在開封堤又失固灌于浬秋潰不可禦公當樾菑河公用許會未浹旬有屹其蔀公來豫州民安公功

帝嘉公勞錫之龍祟公去豫州民勤安肅

帝考公成復之光龍弗慮弗圖乃鞠乃凶會是利器委之鬣封疇昔之日拜公登堂循循誘言及乎文章云有少作成之一甕立言有命千金何享自我手棄愈乎牛埸讀公遺文泰山豪芒後來者誰登之縹緗五湖之邛九原茫茫何以送公山阿夢傷旣載凊酤亦有桂漿撫

筵讌洏告靈庶饗

祭江均佐文代

緊吾宗之靈毓系伊歆之遠冑肇鼻祖于州倅欝楹陽之異秀世載緒而有紹偉令德之維舊嗟哲人之誕起纘樸斲之堂構禀淳和以挺質敷藻采於刻鏤澂清才以如水曜朗懷而若晝粤家督之駿對任

帝釆之奔奏始含香于署粉遂秉節于豸繡仰二方之公望實元先而季後彼三公之㡼事佇清班而企覲樂朱薄之華養輟丹聚之榮守承思彔之令色潔滫瀡於馨豆美庭闈之養志懷

天澤之沃厚效臣敬於嚴父奉

太上之萬壽接溫和之
天語拜三賜之
命侑沐
恩榮之稠疊嘉忠孝之兩副怡餘情於翰墨親風雅于
圚圍品三唐之碑版摹兩漢之篆籀花春秋而繞砌后
迢遞而當廇輝山林以鐘鼎和絲管於禽觳彼齊相之
三族樂晏嬰之德茂維好施而弗惠卜向氏之世袁倬
大田之疆理沛我耕而子槈羣服義以歌德羌有弟而
長幼伊賤子之寡昧附葛藟之末臭飫深談於便坐罄
情懽於家酎每聞聲而相賞若響答而音叩方孟冬之

旬季褰吾𩥇而西首攬征衣以延佇奉褱言於宿留謂桑梓之恭敬實先人之所懋淹歲月之忽晚懼前志之弗就欽英風於節慜激壯志於顚仆彼貞松與勁柏厲霜操於中冓安神魄之無所曷以承乎詔酭相雲郎之遺阯有五季之靈䆷湮陊剝之弗理亦里閈之所陋汨布射之谿水泆百里而逼滙閔行旅之深涉紛沙石之相激𢡟兹事之遲久實經營之莫遑幸吾輻之員輔庶前修之終究承清命而戒道望弦月之未穀驚訃者之在廟怳夢寐之相遘輯長志于短晷掩豪襟以厲柩雪余涕而東顧見千壘之雲岫望繐旌兮弗及仰清塵而

難又考龜筴而載卜協靈占于爻繇鳩工師而庀材審曲勢于仰覆冀他日之考落慰夜臺之勞疚酌清尊于瑤斝薦芬芳於馨膟悵弗親于沃酬鄙用舒于哀懤陳嘉辭而告衷魂彷彿而來右

祭曹大司農文 代

嗚呼公之前人及我先考共有懿德永言作好公舉于鄉歲惟壬申我之哲兄與於國賓我生之年與公同辰世德相友交如弟昆謂篤前烈申之婚姻公居翰林我來京師合方同術切磋是資傳公之粲舍公之館春華爛晨秋月開晚飛觴接吟漏永燭短懽言綢繆道論悃款意使我消志爲君滿結轡聯袂十有一年位望彌崇謙德彌然公在夙夜

帝衆是宣我歸衡門躬耕故園出處則異交期罔愆白雲在天清暉在淵

帝有恩言命公壽母還公南陔以教孝子何以錫之豐
玉文綺何以命之宮秋崇禮公奉魚軒藹藹多暇我升
公堂爰笑爰語澹臺公事靖節巾車子先我後陶然有
餘謂言林泉差勝衮黼我老長閒松菊在戶公於蒼生
舟楫霖雨終當舍去不我能侶他年台鼎脅此衡圖何
圖不淑景命中頹萱枝未凋喬柯早摧在茲孟冬日月
相望公來過我翩然在堂譚深坐遲隅影傾廂欲去中
輟淹留回皇曾是淹辰公訃至旁千載一訣念之永傷
公之服官儤在密勿宮卿疑丞尚書喉舌內史貳典京
尹憲則爰升計相邦賦是式

帝曰其勤亮采有秩出敷文教亦讞大疑經術爲治於
古得師公之
寵眷不替益崇集福于親丕休于公
帝曰夫人期頤延祜母壽無量以永公譽如何色養曾
不逮終棄此慈闈下彼幽宮光光
君恩慘慘母容嗚呼公悲悲其有窮公之行誼厚德有
施勞謙小心抑抑威儀旣在四輔如未第時在邦在家
無怨無咎公之貽澤垂裕式邵明明詹事宏我
王道及時昆孫傾聞迪教明昭肆勤永世克孝學世其
傳德世其紹公歿不亾彌遠有耀人生大暮百年有期

公生而榮公死而思以此慰母庶開母哀以此慰公公其勿悲嗚呼尚饗

公祭湯松齋文

嗚呼闇天道之聽邇恒善福而順祐何生民之多䵍曾所信之不售維夫君之淵哲毓殷子之懿胄嘉信國之駿烈世載緯乎維舊基潯州之卓緯裕詩禮之堂構挺英姿以煥發恭清芬而時懋洵山暉而璞潤實林蟠而條秀扶章質以規矱粲華文而刻鏤肇起家以載采列河壖以通守最上考之舊課試雄州之新授瞻青嶽而城專擁朱幡而斧繡政優平而美化澤遊豫而充究導善氣於敲扑載和風於耕耨時維君之家督職句宣于弅泰觽南藩之雄服奉

中旨之渥厚雖叔出而季處猶屺岵而岵倚君陳情以
將父
帝嘉誠而許副循陔蘭之馥馥采陵華之茂茂偉移忠以成孝信爲政之兩就何嚴霜之易催迫大椿之夜仆繼獲心于資父效反哺于烏鷇春秋忽以迅逝日月驚其若驟風雖柯而未靖霜隕草而仍覆傷棣華之萎落懼傾陽之頹漏招搖指於陬孟陽琯中于太簇愴原薤之晞露歘淹刻而再遷胡夜臺之相逐羌母先而子後聞在毀而滅性固禮教之所陋貫懸天之偪促非併命於壞疢嚣終天于短晷掩苴忱以屬柩嗟有終而不終

胡宜壽而不壽行路猶其相閔況銜哀於北首思人生之難恃等寓形于浮漚惟生安而死順若入傳而出儆緊哲人之孰孝實如毛之德輶承前修之丹臒裕後慶於俎豆澤流引而澄泉光日新而常畫喆嗣蔚其蘭玉文孫翩其鸑鷟佇承家而褒大若勿替之井收以此慰夫下壤庶損悲而開救神彷彿而下臨鑒生芻于氣臭嗚呼哀哉尚饗

公祭湯太夫人文

吾郡世族惟前黃楊世有通德家承義方明明太史編修徵士士行作紀篤生夫人禮教是視動則閫範言思女模令儀淵淵淑慎與與作嬪於湯娩我海州內政有家以爲官休我聞召南鵲巢之篇德如鳲鳩乃可配焉繼母如母於禮有經孰云養子而私所生俗薄道媮婦德伊始猗惟夫人情以義起孰離于裏孰屬於毛恩斯勤斯母氏之勞匪恩實均於教亦曠芝生五葩萁葉相倖堂堂長公弼亮帝采列藩南服贊議戢聚歸成夫人岷謌獠謳夫人徽

之惠慈孔周歸榮夫人揄翟三錫夫人受之景曜孔秩
次君作牧成政豫衣移忠究孝馨羞絜膳歸安夫人以
廉以清夫人顧之怡然以寧亦越季子爲善於鄉功民
有庸以受
寵光歸慶夫人以婣以睦夫人安之介祉有僕施於文
孫永世克承其曾其元世哲作明澤曰貽之德曰辥之
僉曰夫人是唯丕之集家之休哉
國之慶謂言夫人穀此德應宜享眉壽永爲女宗如何
不淑景命弗融六姻之嫠幽窮之族孰寒不衣孰饑無
粟孰卬而虛孰請而咨歸于夫人如取如攜沐德浴惠

四五十年蘇枯潤荄長子活孫嗟嗟夫人令也則亾里
巷相弔親知內傷往昔之歳長公遘瘠曾不周期鞠于
夫人天末悔禍再戕寧海毋先子後一日相待悠悠蒿
里慘慘泉臺子以孝亾毋以慈摧唯桑唯梓則敬則恭
曰惟夫人違尊壺中承訃偕怛瞻旟曷從陳牲薦醴用
告哀衷尚饗

茗柯文四編武進張皋文師所定今儀徵相國阮公元已序而刊之矣尚有遺文若干篇善藏之篋笥惟謹去年遊閩同門友與泉永道富陽周君凱見而欲授之梓入屬內閣中書光澤高君澍然汰其率爾之作存若干篇分補編外編上下各二卷或問曰茲編皆先生昔時所刪存之奚爲善曰唯唯否否先生之定前編時方深造於易禮之學將欲鉤深致遠以立言不朽故其所撰著僅有存者若天假之年使遍觀夫政治之通變人事之盈虛物理之揚詡悅心研慮發爲文章則前編尚慮有所汰焉而況於茲編也與今先生往矣先生之遺文

不可復睹矣嗚呼自宋學興而漢經師之傳晦先生闡消息於孟氏紹爲容於徐生使漢初至今二千一百餘年寖微寖滅之緒大明於時則先生之文雖有深有淺有原有委無往非道之所散見也可以其緒餘而棄置哉昔蘇軾云歐陽行樂處草木皆可敬草木亦何與人事而人猶敬之況先生之道德見於文章者乎先生之文章世所共寶況於親炙之者乎然則茲編之刻烏可已哉後之讀者由茲編以窺前編之文則先生體道之精微可見矣合二編以窺刪存之意則先生辨道之深嚴亦可知矣刻既竟因書其後以質之周君道光十四

年十二月望仁和陳善